

壬寅年春天尚未过去,却未曾想到离别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。4月21日夜,著名导演黄蜀芹老师走了,享年83岁。

噩耗传来,无尽悲痛!怀念这位令人敬爱的艺术大家,作为第四代导演的杰出代表,蜀芹老师一生留下的作品数量不算最多,可影响巨大,不少都已是电影、电视历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蜀芹老师真诚、善良、勤劳、质朴,对艺术精益求精,对生活淡泊洒脱,对朋友热情大方,永难忘怀她真挚爽朗的笑容。

说来有缘,我们家和黄佐临先生三代都有交集。黄佐临先生很欣赏我父亲的舞台艺术,有一次看滑稽戏演出,结束后上台,人家跟他介绍我父亲:“这是青年滑稽演员王汝刚”,佐临先生点头微笑:“嗯,我知道,目前最好的滑稽戏演员。”父亲闻言很感动,要知道,打造中国喜剧一直是黄佐临先生的艺术梦想,他不仅亲自执导拍摄了滑稽戏电影《三毛学生意》,还将姚慕双、周柏春、袁一灵领衔的上海滑稽剧团,一度收编入他领导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,严顺开更是他发掘并培养的喜剧大家,能得到佐临先生的肯定,无疑是极高的荣誉。因此,在佐临先生担任

因为觉得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当不错,所以一直住在这个不新不旧的小区里。但是,不要说整个小区,就连我自己住的这个楼栋里,到底住着哪些人家也搞不清楚,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一面,哪怕匆匆。

有人说,这很正常啊。是的,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,如果不是这来势汹汹的疫情促使我们建起一个楼栋微信群,这样的状态还将继续。

这个微信群,最初只是按照小区居委要求,以便于开展核酸检测而建立的,没想到它刚露脸,就点燃起守望相助的微光,温暖了大家的心房。

这个群里,有简洁惯了的通报。微信交流不重语法、无碍领会,显得很酷,第一个发问的群主就是如此:“听说203室是个孤老,今天有检测吗?”回复的主也同样风格:“应该有,我下楼时刚巧看到出门。”

“平时有啥困难?”群主继续发问,这回是202室的户主招接,表达上完整得多:“老人尚能自理,我们也不时送给他午餐的。”跟着推出了一个套餐的照片。这个答复立即获得多个点赞,有的表情图上并排跷起三个笔挺的大拇指,而202室户主则再次表示:“应该的,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,我也会老的,谢谢大家!”

在这个群里,有好几个人表达了当志愿者的愿望,有年轻的,也有退休的大叔大妈。当然,群里也少不了求助。“@所有人,囤菜时忘了囤盐,家里没盐了,从昨天抢到今天也没买到。谁家有多多的,可以买一包吗?”没想到“一石击起双鸟”,先是601室晒出一包盐:“这个可以吗?”接着是另一户人家的明确告知,“你是几零几的,我家有,可以来拿。”

这样的互助还出现在小视频里。搞不清是几楼的一位女主人,从自家窗口伸出手来,接过楼上人家用绳子放下来的一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,一边解开打结一边仰起头:“阿姨,谢谢你哦,送我这么多吃的!”没听到楼上阿姨有什么“不用不用”的回复,也许视频里没有录下,也许她觉得这样回复反倒显得太俗。

我无法在这里复制画面,只能摘录几句旁白:“经历了今年的隔离,才懂得谁人更珍贵。”“爱与被爱,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”“走不出的那段阴霾,许多时候只不过是,我们将它当成了唯一”……

是啊,许多时候,我们在遇上一场困境之后,心头总存着一团挥之不去的阴云,然而,我以为,作者在这里更想指出的是,生活中从来不会缺席的,是那无处不在的“爱与被爱”,哪怕小如楼栋微信群里散发的微光,也能让你我抱团取暖,迎来胜利的曙光。

世界以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;疫情堆积起阴霾乌云,我们用爱换来晴空蓝天。



上海戏剧白玉兰奖评委会主任时,父亲凭主演《明媒争娶》里媒婆“杨玉翠”一角获得了主角奖,奖状上就有佐临先生的亲笔签名。也因此有缘走近佐临先生,

得其教诲,并与蜀芹老师相识。佐临先生去世后,家人编辑出版了《艺术大师黄佐临》一书,里面特别收录了父亲与佐临先生的合影。

因为这段缘分,使得蜀芹老师和我父亲也互相欣赏,成为好友,尽管他们没有合作过影视作品,却在一起合作了一部昆剧《琵琶行》,那是国宝级表演艺术家梁谷音老师的“封箱戏”。由于佐临先生导演过根据莎剧《麦克白》改编的昆剧《血手记》,因此梁老师想到邀请蜀芹老师做该剧导演,记得黄蜀芹老师执导时提了三点要求,第一,对于昆剧本体的意识、虚拟、程式表演,一点不动,坚决以演员表演为中心。第二,古典戏剧必须要有古典风格的演出环境,因此这部戏必须在“三山会馆”的古戏台上演出。第三,该剧有一个丑角,茶商

突如其来的疫情,让上海人过上了一段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,正值春光烂漫的时节。小区里的樱花从长出花苞到盛开,再到春风吹过落英缤纷,如今则是一片绿叶葱茏,只有下楼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,才有机会匆匆看上几眼;同时期开的玉兰花更是娇艳欲滴,大片的花瓣兜不住温暖的春意,掉落在泥土里。又过了一两个星期,花朵不再盛放,树叶开始繁盛起来,木虽少、亦成林。

过去平常的日子里,更多会留意植物,因为它们体型庞大、原地静止,无论是否喜爱,总会闯入视线,然而居家久了,也有时间观察以植物为家的动物们,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,这些小区里的动物邻居,给人的日常带来不少生气和趣味。

最多见的自然是鸟类。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很久以前,总以为能在上海的小区里看到最多的

吴一郎,希望邀请王汝刚来演。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客串演出了昆剧。

后来事实证明,黄蜀芹导演三个要求,都为《琵琶行》演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特别是该剧去德国演出时,舞台上模仿德国演出时,舞台上模仿

“三山会馆”,搭了一个中国的古戏台,引起西方艺术界的轰动和好评。

近年来,蜀芹导演年纪大了,也几乎不再执导艺术作品,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。2007年金秋,因为杨绛先生的话剧《称心如意》,在上海恢复上演,我特意去采访了她,写成了《围城情系两代缘》一文。

得知我要去采访,她非常高兴,早早在家等候,准备了自己与钱锺书、杨绛的合影,还把钱锺书先生因为电视剧《围城》而写给她的信给我看,几个小时的采访很愉快,尽管那时候她已经有些病态了,但回忆起往事时,依旧神采奕奕,唯一令我意外的一点,就是她经常说着说着就会重复说一些讲过很多遍的话,我



想起来,她的母亲丹尼晚年也有类似的情况,心里不知怎的忽然难过了起来……《称心如意》在话剧艺术中心如期首演,在剧场又一次遇到蜀芹老师,她热情且亲昵地抱抱我,还用手摸摸我的头,完全把我当成一个后辈小孩,印象里,这也是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,这一拥抱,也成了永远难忘的回忆。后来我跟她的儿子郑大圣导演也合作过,还是昆曲——七夕版《长生殿》,我的文学整理,郑大圣导演,张军、沈昶丽主演。沈昶丽后来和大圣喜结良缘,成了蜀芹老师的儿媳。据说蜀芹老师最后几年身体状况并不好,大圣忙于工作,基本都是沈昶丽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她,给她的晚年生活带来温暖与温情……舞台作因,甞旣有缘。难忘这样淡泊却真诚,整整维系了三代人的深厚情谊,如今看来,是这样珍贵且难得! 现在,黄蜀芹老师走了,回忆起往事,点点滴滴涌上心头,令人感到特别难过。父亲闻讯,写下哀悼:“从混沌人间回归极乐世界,愿她一路走好!”

蜀芹老师,永不说离别! 难忘您的真诚善良,也永远记得您导演的《围城》《人·鬼·情》《孽债》……岁月无情,经典不朽!

很久。若您有兴趣,拍到很容易。有一种和麻雀体型比较类似的鸟,名为白头鹇,虽然体型不大,但是毛色很鲜亮,比乌鸫的颜值高得多。白头鹇虽然身体色彩斑斓,头上却是一片雪白,因此也叫“白头翁”,正因如此,很容易辨认白头鹇。和乌鸫相比,白头鹇就活泼多了,也不怕人,经常会飞到窗台上向里张望。

第三种鸟体型更大一些,它们是珠颈斑鸠,也被叫作“野鸽子”,就是因为它们的外形和鸽子几乎一样,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颈部是斑点色的,像极了一串项链,因此得名。珠颈斑鸠并不常见,所以要拍到它们的正面照并不太容易。

除此之外,小区里的其他小动物也在最近的居家生活中被观察到,比如松鼠。如今在上海的不少小区,松鼠也不鲜见。只

么具有优势,但小施巧计,还是能捕捉到蜂为花狂的精彩画面。依笔者经验,用手机对准花蕊,稍加耐心,观机而动,当昆虫闯入伏击圈时连按快门,这种守株待兔法貌似笨拙,却

十分管用。

春寒料峭,还能常见晨露沾满花瓣,应及时捕捉尚未退去的滴珠来增添花的通澈感。假如没有天然的朝露,人工喷洒些水珠也是不错的辅助手段。当然,控制好被摄花卉的景深也很重要。以往手机拍摄功能没有焦段,缺乏前后焦点面,如今,大部分手机都有内置的超级微距、大光

又

又到群芳当令时。各种花苞纷纷绽放,竞相逞美。不过,手机要拍好花苞别忘了先决条件:首先是光线,其次是光线,最后还是光线。光线是拍花的重要前提,时间选上午九点前或下午三点后最理想,避免在中午顶光下拍摄花卉,那样会过度曝光或丢失层次。在上、下午这两个时段加持下,尽可能采取“逆光”“侧逆光”方法创作,由此产生的大光比、高反差的光波,很自然地勾勒出鲜妍的灵光及丰满的质感。

鲜花颇有招蜂引蝶特点,两者同框的摄影作品尤显活力与鲜灵。手机拍摄运动中的昆虫不像单反相机那

摄影

小区核酸检测的队伍,绵延了百米。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,大家撑着伞,有序地向前挪移。

前面的一位父亲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。大的不过七八岁,小的还没上幼儿园。为了腾出手,他索性不带伞,父女三人都戴着鸭舌帽,以此避雨。他一只手拿著手机,一只手拽着小女孩。姐妹俩次快得像出笼的鸟,不时地挣脱父亲的手,窜到隔离线旁的水塘里,蹦蹦跳跳,溅起阵阵水花。“鞋湿了,当心鞋子湿了。”父亲的话成了耳旁风。无奈,父亲举起手机,说要拍视频发外婆,等着挨揍吧。她们也毫不理会爸爸的“狐假虎威”。

雨点不知怎么密了起来,眼看孩子披着的外衣颜色深了起来。曹老师友善地招呼小姑娘躲进伞里来。小姑娘这才发现,原来是刚刚帮她捡起帽子的大伯伯,便毫无违逆感地钻到伞下,抱住曹老师的大腿,故作委屈地说:“我爸爸总凶我,你来做我的爸爸吧。”一番话,引得我们都哈哈大笑。

拍一拍手,跳一跳脚,唱一唱歌,要做什么,就做什么,要怎么样,就怎么样,她们是自由、健康、活泼、漂亮的。那清澈的叽叽喳喳,使料峭的空气立即变得和煦了,使恬静的细雨立即变得飞溅了,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。

使人想起: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

使人想起: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

使人想起: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

使人想起:在祖父园子里戴着一顶小草帽、任意栽花拔草追蝶的萧红;使人想起课本里穿着带袖子的新雨衣在街上飞奔的小姑娘;使人想起在三味书屋后面的小花园里,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,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,捉了苍蝇喂蚂蚁的小鲁迅……

总之,那种欢快,那种雀跃,容不得束缚,容不得羁绊,容不得闭塞。是挣脱了、冲破了、撞开了的那么一股鲜嫩的劲!

完成核酸检测的采样,两个小姑娘要被爸爸牵着走了。曹老师打趣地说:“跟我回家吧,我家有好吃的,有好玩的。”那小的竟然有跃跃欲试的冲动。最后,她无奈地跟我们说再见的时候,眼里充满了不舍。大概曹老师溢于言表的慈爱和宽厚,深深地吸引了她。

在回来的路上,我和曹老师感慨,那是怎样一种抑制不住的活力,一种蓬勃向上的天赋!为什么长大后有些少年显出一种暮气沉沉的“丧”,表现出“苦大仇深”的忧伤,是什么夺走了他们的快乐? 他们创造的触角被什么渐渐地磨平? 是划一的规则,无奈的逼迫吗? 那么,家庭、学校、社会,如何在花繁柳茂中拨开,在雨骤风狂中站定? 也许需要“牢骚太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”的胸怀,需要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担当与作为。

孩子的快乐,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快乐啊!

可惜松鼠的活动速度太快,往往还没等到摆弄好相机,它们就已经从这根树枝跃上了边上的墙沿。

朋友告诉我,他们的小区里还有浣熊,这可乐坏了小区里的孩子们,当可以在小区里活动的时候,浣熊出没的地方就成了一个小型的天然动物园;另外,这几年上海小区貉出没的消息早已不是新闻,很多居民也已经习惯于身边的这些动物邻居。

人类和动物共享着一个地球家园,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,动物们也可以栖息。如果多一些共存的可能,想必也是很多人愿意看到的生活模样。

七夕会

还有个提醒:拍摄摄影时手机位置与角度不能固化在一个水平线,要灵活把控,随机多变,增加维度,既要俯拾也不可忘了仰视。譬如适度采取一些超低角度或平行角度取景,最大限度使花瓣的脉络与影调表露无遗。尤其遇到这个季节盛放的郁金香,不妨以贴地视角仰角拍摄,通过夸张的曲面法,不但规避了周围大量的杂景,还能把原本低矮的物种刻画出具具有撼地摇天的视觉张力。

孩子的快乐

陈美